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68  
19 June 1997

CHINESE

---

## 第七六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年6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迪亚洛女士(塞内加尔)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68 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 请允许我代表裁谈会和我本人对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兹登卡·克兰普洛娃女士表示热烈欢迎。克兰普洛娃女士今天将第一个发言。她一直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 除其他外, 曾担任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秘书长和外交部秘书长, 最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外长阁下在就任其重要职务之后不久就认为有必要到裁谈会来发言, 又正逢几天之后裁谈会主席一职轮到斯洛伐克大使担任, 这的确表明她的国家十分关心我们裁谈会和多边裁军进程。我相信大家会以极大的兴趣聆听她的发言。

除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之外,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还有意大利和墨西哥代表。名单上的发言者发完言之后, 我准备宣布本次全会休会 1 小时, 使各集团能够各自举行会议。我想告知大家各集团集会的会议室安排。西方集团在 1 号会议室, 21 国集团在本会议室, 欧洲集团在 C.108 号会议室。现在, 我请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克兰普洛娃女士阁下发言。

克兰普洛娃女士(斯洛伐克): 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这一重要论坛发言。裁军谈判会议历史上多次显示出在裁军领域的作用和意义。我担任外交部长之后的第一次正式出国访问就是来到这里, 这表明斯洛伐克共和国重视裁军谈判会议, 标志着我国十分注意国际安全、稳定、和平、军备控制和裁军等问题。过去 50 年的历史清楚证明联合国组织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机构。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属于联合国大家庭的前身机构由于其独一无二的能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特别是由于其成就而赢得了巨大声誉。

一年前的今天,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增加 23 个国家为其新成员, 其中就包括斯洛伐克共和国。因此, 我今天的发言具有历史意义, 因为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位高级别政治代表是第一次作为正式成员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有关我们在裁谈会地位的决议, 我们不仅感到满意, 而且也意识到相关的责任。我们相信成员数目的扩大有益于裁军谈判会议。这意味着其代表性、合法性以及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的可信性得到了加强。基于这一原则, 斯洛伐克认为裁谈会应该开放供所有愿意加入的国家加入。

裁军谈判会议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冷战的结束缓解了紧张局势, 因而大大改善了国际气氛。裁军谈判会议面临一种全新

的形势，其本身及其前身机构都未曾享有过这一形势。裁谈会成功地利用了机会，精心制订并完成了就在几周前生效的《化学武器公约》。斯洛伐克共和国也参加了这项可首次消除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准则的制订。1993年1月签署《化武公约》是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国际社会所作的头几件事中的一件。我国充分致力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顺利运作。我们为培训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视察员提供了便利，而且准备在此领域继续积极行事，这突出体现了我们的决心。使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尽可能有效地运作，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因此，我们认为其成员当然应该尽可能迅速地增加。

过去几年中，裁军谈判会议在核武器领域取得了另一项重要成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完成和通过将40多年的梦想变为现实。该条约在第五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了明确支持，其重要性因而得到肯定。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核试条约》是裁军谈判会议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巨大成功。这是从《核不扩散条约》走向核裁军这一共同最终目标的一个必然和重要的步骤。我们坚信加入禁核试符合所有支持核裁军进程的国家的利益。

斯洛伐克共和国不仅满意地关注着《全面禁核试条约》核查机制和相关组织在维也纳筹建的过程，而且通过担任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第二届筹备委员会主席而充分参与了这些活动。

我不能不提一下《核不扩散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和最近为2000年召开《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召开的第一次筹委会会议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绩。

我们也欢迎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两国总统最近在赫尔辛基会晤时发表的令人鼓舞的讲话。他们各自申明愿意加强稳定、军控和裁军并准备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整个国际社会都对此表示满意和欢迎。

谈到上述成就和进展，就不应该不提及为加强《生物武器公约》进行的努力。特设小组下个月将在日内瓦这里讨论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机制的具体案文，人们无疑能够视此为一个阶段的终结和另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阶段的开始。

上述成就证明国际政治环境依旧良好。这一方面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作出进一步努力和取得更大的成功。然而，裁军谈判会议目前似乎没有充分利用摆在它面前的机会，还在犹豫不决。在关于《全面禁核试条约》的重要工作告一段落之后，的确需要一些时间进行分析、反思和确定新的任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保持目前的势头并继续大力发展十分重要。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进程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不能适应新的任务、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裁谈会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方面必须不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就全球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加控制的扩散所造成的威胁。因此，在核领域，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个任务理所当然应该是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实行这种禁止措施，首先会把几个核大国的实际暂停生产变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此外，这还会杜绝核武器和核材料的非法扩散。这种禁止措施一定会符合所有积极参与裁军进程的这一方面工作的国家的利益。裁谈会 1995 年的决定已为开始这一工作打开了大门。因此，展开具体谈判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斯洛伐克共和国愿意立即开始实质性工作。

核裁军只是人类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裁军问题之一。有关常规武器受害人的统计数据即足以证实这一说法。裁谈会是唯一能够有效谈判裁军条约的多边机构。因此，它必须以十分均衡的态度对待复杂的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其议程不能忽视常规武器问题。此类武器包括本十年的后半期内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杀伤人员地雷。这是一个十分严重和复杂的问题，汇集了人道主义和裁军等各种因素。正是由于杀伤人员地雷不加控制的扩散导致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严重并进而引起恐慌，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才加强了在此领域设定规则的公约第二号议定书。除此以外，还必须一致努力，使该议定书实现普遍性。斯洛伐克共和国一直积极参与了这些谈判，目前正在准备批准该议定书。

然而，加强第二号议定书既不能充分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又不能停止或减缓人道主义危机的升级。那么，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一个办法是在国家一级作出有关决定和采取恰当措施。斯洛伐克是寻求最终消除杀伤人员地雷的国家之一。1994 年，我国开始无限期暂停进口、出口和转让各种型号的此类武器。我还想指出，斯洛伐克不发展也不生产杀伤人员地雷。

对我的问题作何种回答，取决于对地雷这一复杂问题持何种态度。一些国家主要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视为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这种理解产生了被世人广泛称为“渥太华进程”的国际倡议。斯洛伐克共和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而且打算继续积极参与。目前的人道主义危机只能通过象禁止生产、储存、实际使用

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这样的极端行动才能够解决。我们支持“渥太华进程”确定的这一目标。制订这样一项国际准则还能够树立道德和政治典范，并可对那些目前还不准备加入全面禁止的国家产生激励作用。

这一问题的另一面是裁军方面。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已充分证明了它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裁军谈判会议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成果具有全球性，并会得到广泛支持。这一优点抵销了裁谈会工作较慢和程序复杂的缺点。因此，我们认为就禁止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开始进行谈判以最终实现禁止此类地雷的建议是十分合理的。

斯洛伐克共和国愿意支持任何能够有助于有效解决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论坛和途径。基于相互补充的原则，我们赞同在“渥太华进程”和裁军谈判会议这两个主要论坛都作出进展。

从今年年初开始，裁军谈判会议的实际工作计划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很快克服这些困难。裁军谈判会议不能够错过机遇。斯洛伐克共和国愿意为裁谈会的成功作出贡献。我希望我们的共同努力和工作能够为裁军谈判会议带来成功。几天之后，斯洛伐克将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一既光荣又责任重大的职务，届时我们将特别需要大家的支持。

主席: 我感谢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克兰普洛娃女士阁下的重要发言。现在，我请意大利代表巴尔博尼·阿夸大使发言。

巴尔博尼·阿夸先生(意大利): 鉴于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在这个经常被称为处理裁军事务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的会议上发言，我想对大家谈谈我对于我们活动的现状的一些想法和评估。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克兰普洛娃女士代表一个与意大利有着最友好关系的国家所作的意味深长的发言。也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女士以卓越的风格主持了我们的审议并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作出了努力。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同事们几周来对我表示热烈欢迎。现在，我要反过来向只是比我晚几个星期在此就任新职位的德国大使京特·塞伯特表示欢迎。

对意大利而言，裁军问题始终是绝对优先的问题，在冷战已经结束、新世纪即将到来的历史时期和在稳定与安全问题必然将具有前所未有的突出意义的新纪元，

裁军问题尤其重要。我们都十分清楚本论坛近几年来取得了一些成就，特别是完成了能够增进全球安全的根本性谈判，例如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核试条约》。尽管裁谈会曾取得过成就，人们也普遍承认裁谈会准备进行的活动相当紧急，但我们目前的工作却陷入停顿。这就难怪象我本人这样新近参加裁谈会活动的人会感到十分困惑。意大利外交部长兰贝托·迪尼先生在参加本届会议开幕辩论时曾热切呼吁所有成员国克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其他各种偏颇态度，这种对立和偏颇看来是使我们的活动难以取得成果的基本障碍。事实上，显而易见，在我们这个论坛，政治现实主义和外交手段是实现任何目标的根本要素。因此，可取的办法是在充分尊重各国立场的同时，留下充足的余地对不同论点进行比较，以便找到最起码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使我们的努力取得成果。

把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和交叉否决不利于取得积极结果。对话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这位在我国倍受推崇的伟大政治家和著名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引用了“只要开始对话，就会找到办法”这句沃洛夫谚语，雄辩地证实了我的上述观点。

6月5日，我们听取了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的重要发言，注意到他对于俄罗斯联邦与北约之间达成的协议表示满意。这份历史性的文件被人们十分正确地作为“奠基法”记录下来。事实上，北约和俄罗斯联邦很久以来就一直在削减各自在以往几十年的“军备竞赛”中通过聚集军火而形成的武库。两方目前的做法与实行核战略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们借鉴了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内战结束时用“不对任何人怀恨，而对所有人宽厚”这句话来精辟表述的远见卓识，从共存发展到了合作和部分一体化。当今世界的和平越来越多地依附于复杂的结构，而北约与俄罗斯联邦之间刚刚达成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坚实谅解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赞赏上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地区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的根源。

意大利毫不迟疑地与其他国家一起支持以彻底消除所有核武器为最终目标的核裁军进程。我们过去已在此方面采取过步骤，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我们理解本论坛中一些国家急切期待着在此方面出现切实进展。然而我们坚信，仅仅宣布良好的愿望和采取一种“要么完全同意、要么完全拒绝”的态度，是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的。正是为此，我们——我在引用意大利外交部长兰贝托·迪尼的原话——才敦促大家注意具体问题，就我们和其他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问题开始谈判。我指的是

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停产”)的公约，指的是恢复在此领域的谈判。不能设想在禁止核试验和销毁现有裂变材料的同时还能允许制造裂变材料。这样做简直是历史性的矛盾！但是，“停产”只是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商定的“原则与目标文件所载的最初步的措施。意大利政府认为，这份文件本身就是今后几年核裁军的行动计划。将来最有希望实现的一些目标包括：巩固和扩大无核区、特别是在紧张地区这么做；加强对充分实施核不扩散条约条款的国家的消极和积极安全保证；扩大和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以便更有效地察觉和防止任何可能隐蔽进行的核活动。

裁谈会活动的另一个无可辩驳的目标是常规裁军。在此方面，同样由于渥太华进程的影响，关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倡议在过去几个月中显示了巨大的感染力。考虑到渥太华进程的人道主义价值，意大利准备全力支持该进程。同时，意大利不愿忽略在本论坛通过谈判寻求政治解决办法的机会，但这不应该妨碍以渐进的方式全面实施一些先进国家集团已经接受的某些原则。这就是我们所指的两个进程的互补作用。

杀伤人员地雷具有无可辩驳的战略和军事影响，也涉及严峻的安全需要。这一切充分表明迫切需要裁谈会直接介入关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辩论。在此方面，我高兴地告知会议，在6月13日召开的意大利内阁会议上，我国政府决定放弃在军事行动中使用杀伤人员地雷。这一措施加强了先前采取的关于禁止生产和出口这些装置的措施以及销毁这些装置的程序。我已请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将这一决定作为裁谈会正式文件散发给各成员国。通过进一步采取单方面步骤禁止这些装置，意大利希望重申对于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协定的承诺。为此，意大利将作为一个完全参与者出席6月24至27日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

借此机会，我也想谈一谈裁谈会议事规则这个议题。我注意到有些规则的有效性令人生疑，有时，这些规则不仅没有推动我们的工作，反而造成了障碍。1994年9月7日的规则附件一提到38个成员国，而今天成员国的数目已增加了近一倍，而且我们都知道还有20多个国家正在等待加入。对于这20多个国家，意大利经常重申表示支持。我相信，我们的活动难以取得进展的原因应该在于我们越来越多地期望我们的辩论质量更高、益处更大。换句话说，期望我们工作的进展更加有益、效率更高。因此，我们想与所有其他感兴趣的代表团一起重新考虑这一议题。内部组

织法是任何会议中民主和自主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对会议活动的管理显示会议的独立程度，也只有当它能够推动会议的决策对内和对外表现出有效性时它才具有价值。

作为裁谈会的创始成员之一，意大利对裁谈会的活动抱有很大的希望和信心。然而，我国政府不能够接受裁谈会的工作永无休止地陷入毫无成果的僵局。我们需要重新开始谈判进程，并应该在这一进程中现实地考虑到我们行动的局限。正是这种做法才使得我们能够在更为困难的政治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巴尔博尼·阿夸大使的发言和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请墨西哥代表德伊卡萨大使发言。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在裁谈会 6 月 12 日召开的上一次全会上，几个代表团试图强行通过一项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处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决定，甚至想就裁谈会的谈判授权进行磋商，尽管非正式磋商已经表明人们对这一建议有不同看法。墨西哥代表团反对这一尝试。但我们的反对意见有时受到误解，有时还遭到曲解。我今天在此发言就是希望彻底澄清我们的立场。

墨西哥不愿意禁止地雷这一说法是恶意散布的谣言。1995 年 9 月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审查 1980 年《禁止或限制使用常规武器公约》时，我曾说(请原谅我援用自己的话)墨西哥的基本立场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应该是确保彻底禁止使用、发展、生产、储存和转让地雷。不够彻底的任何禁止或限制都无法解决这些本质上属于滥杀滥伤、应该一劳永逸地加以禁止的武器的问题。

1996 年 10 月，墨西哥参加了在渥太华召开的国际战略会议，签署了题为“走向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宣言。墨西哥正在参与并推动渥太华进程，该进程的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缔结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关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协定。下周，墨西哥将参加布鲁塞尔会议，这次会议属于渥太华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可为各国提供一个对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作出承诺的机会。墨西哥将是作出这种承诺的国家之一。此外，今年 2 月 17 日，墨西哥政府发表了一项关于生产、出口和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原则声明。以下是该声明的主要段落

“墨西哥政府认为，使用此类武器公然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真正解决此类武器造成的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彻底消除杀伤人员地雷并销毁现有的储存。

“墨西哥政府不生产、不进口杀伤人员地雷，而且始终严格监督使用爆炸材料的墨西哥公司，也不批准生产杀伤人员地雷的许可证。

“与许多国家一样，墨西哥也同意有必要尽可能快地取得进展，实现全面禁止此类武器的目标。因此，墨西哥呼吁各政府加入并/或批准 1980 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其各议定书。”

我在今年 3 月 6 日的发言中已向裁谈会介绍过该声明的要意。

最后，就在两周以前的 6 月 5 日的全会上，墨西哥所属的 21 国集团提出了一项工作计划，其中第 2 段建议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来收集裁谈会各成员对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 6 的看法，并特别提及杀伤人员地雷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完全反对就此一问题进行磋商，我们就不大可能提出这一建议。因此，我认为，我们的立场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怀疑是那些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反对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人歪曲了我们的立场。我在 3 月 6 日的发言中说得十分清楚，墨西哥不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响应联合国大会第 51/45 S 号决议向所有国家发出的呼吁、尽快完成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协定的谈判的恰当场所，墨西哥是大会第 51/45 S 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之一，而该决议并没有要求裁谈会进行此种谈判。

令我们产生怀疑的原因不多，但这些原因都具有决定性。首先，限制或禁止具有过分杀伤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属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范畴，具体而言，属于 1980 年公约的范畴。进程可供各国自由参加，是确认和发展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进程的独有特点。渥太华进程就是这样一个特别适合实现我们所定目标的进程。其次，裁军谈判会议还有其他优先问题和目标。裁军领域的优先问题是以前核武器为首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和削减常规力量和常规武器以免其过分积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第三，即使应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谈判国际人道主义法问题——尽管我们不承认应该这样，我们的工作方法也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以国际舆论所要求的速度实现彻底消除杀伤人员地雷的目标。要知道，每年有超过 25,000 个无辜的人成为这些滥杀滥伤武器的牺牲品。

我们当然不反对举行磋商，看看人们对于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任务授权是否存在一致意见。这并不意味着裁谈会已经决定就杀伤人员地雷进行谈判，更不意味着裁谈会已经决定作出机构性安排以便就地雷问题的任何方面开始谈判。这仅仅意味着可以举行磋商，讨论是否可能就任务授权达成协议，而对于墨西哥而言，任务只能是谈判立即彻底禁止地雷。这些磋商也不意味着裁谈会同意将这些属于人道主义范畴的问题纳入自己的议题内，更不意味着裁谈会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只应该讨论这些问题。

请大家不要忘记，在裁军领域，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和平必须得到维护，而在人道主义领域，我们面对的是确实存在武装冲突的现实。请大家也不要忘记，裁军领域的谈判要求各国的安全需要与维护国际安全的需要保持平衡，而人道主义领域的谈判则要求消灭敌人的军事需要与保护非战人员的需要保持平衡。最后，请大家还不要忘记，在裁军领域，我们的目标是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裁减常规力量及武器而在人道主义领域，我们追求的目标是确保人权得以实现，即使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有一种观点认为，冷战结束后，努力实现裁军、特别是禁止核武器就不那么迫切和必要了，国际社会应该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先任务。我们的确对这一观点感到忧虑。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国际法院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国际法院于 7 月 8 日声明各国有义务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和完成这种谈判，而且所有国家都有义务这样做。如果我们成功地达成协议，商定就裁军谈判会议谈判立即彻底禁止地雷的任务授权举行磋商，我们就必须同时加强努力，就真正属于裁谈会议程范围内的那些议题制定工作计划和建立谈判机制。上周，墨西哥代表团以 26 个代表团的名义提交了一项核裁军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我们希望裁谈会认真考虑这一建议。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德伊卡萨大使的发言。今天的名单上的人都发过言了。还有其他代表团现在想发言吗？没有了。我在会议一开始就指出过，我将宣布全会休会一小时，以便各个集团能够集会。我请四位协调员下午 12 时 15 分到法国厅与我会面。

上午 11 时零 5 分休会，下午 1 时零 5 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 768 次全会重新开会。

大家都知道，我今天上午宣布全会休会，是为了让各个集团能够进行内部磋商。我刚刚与四位协调员召开了一次主席磋商会议，讨论了以 5 月 22 日的文件为基础的关于任命一位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决定草案。磋商结果表明，各个集团有一些代表团要求有时间就这一新的决定草案请示各自的首都。我将向下一任主席通报有关的情况。

澳大利亚要求发言。你可以发言了，先生。

坎贝尔先生(澳大利亚): 主席女士，我非常抱歉在你准备结束会议时要求发言。但是，在你结束会议之前，我认为我们应该作出一个决定。我想就非正式磋商会议所讨论的任命一位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问题提出一项正式建议。我会把提案的案文交给本斯梅尔先生，并要求将该案文作为裁谈会的正式文件分发。由于这样做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想占用几分钟简短地读一读提案的内容，使大家都清楚我提出的是什么建议。提案的内容如下：

#### “决定草案

裁谈会正作出紧张的努力，以制定其 1997 年届会的工作计划并酌情为裁谈会其他议程项目设立机制。在此范围内并在不影响这些努力的情况下，为了便利这些努力，裁军谈判会议决定：

1. 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就议程项目 6 之下处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可能任务授权进行协商。
2. 特别协调员应考虑目前和未来的所有有关提案和意见。
3. 特别协调员应早日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报告。”

澳大利亚代表团希望你尽早让裁谈会就这一建议发表看法。

主席: 我感谢澳大利亚大使提出这一建议。秘书处已充分注意到建议，将尽一切努力确保尽快散发这一决定草案。我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发言。

纳赛里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我很抱歉。我知道时间已经晚了，你准备结束会议。但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有关昨天主席磋商的情况，主席显然打算举行非

正式主席磋商讨论所有建议。我不清楚这点是否仍在考虑之中，还是我们将在目前至下周这段时间内举行非正式磋商。有人曾建议今天下午就开始磋商，还是我们仍需要等待指示？我知道情况令人沮丧，不过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在随时了解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态发展的情况下继续磋商。否则，我们就只能边等边看直到下个星期，而这样似乎并不怎么恰当。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只是想正式记录在案，正如我今天所指出的，我国代表团接受按照澳大利亚代表刚刚读出的条件作出的决定。

主席：谢谢墨西哥代表。

我想回答一下伊朗代表提出的问题。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正在考虑之中，然而遗憾的是，虽然我在 12 时 30 分举行过主席磋商，但并非所有集团都同意举行这些非正式的、可自由参加的磋商。有一个集团认为，因为磋商将允许我们考虑裁谈会收到的所有草案，包括今天上午散发的新决定草案，该集团不能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

我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任期现在即告结束。在上任的时候，我意识到任务的艰巨和复杂，因而满怀忧虑，但同时也深切地感到我们都有不遗余力打破僵局的决心。在本届会议开始之时，我们在确定裁谈会议程方面遇到了困难，这的确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要商定一项均衡的、对所有各方的利益、关注和优先目标给予同等注意的工作计划一定会很难。然而，我的两位前任为此目的所作的一切令人称道的努力都没有成功。我自己则尽了绵薄之力，想方设法要使裁谈会走出目前的困境，确保我们能够最终开始实质性的工作。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所有寻求智慧的引导、为制订均衡适度的工作计划创造条件的尝试都毫无结果。有时我们觉得可以把困难归咎于裁谈会的僵化和裁谈会各个集团进行磋商这种被视为缺乏透明度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还是全会的讨论，都没有使我们的讨论更加明确或透明，有时甚至导致各方立场更加强硬。因此，我认为妨碍我们取得进展的并不是既定的工作方法和程序，而是不同方面即使在终于不受冷战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仍然对裁谈会议程项目的优先次序存在根本分歧，我这样说谁都不会吃惊。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对大家的鼓励和支持表示感谢。我特别感谢各集团的协调员和中国代表在我任期内给予的合作。裁谈会秘书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口译人员在我们的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的领导下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我想向他们的忠诚和效率致以敬意。裁谈会副秘书长阿卜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的协助对我十分宝贵。他能力超群，公正不阿，对问题和程序十分了解，而且随时乐意帮助他人。但愿这些话能够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此外，我只想祝愿接替我主席一职的玛丽亚·克拉斯诺霍斯卡大使一切顺利，并保证我将与她充分合作。

裁谈会的下一次全会将于6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在我宣布休会之前我想通知大家，21国集团下午3时30分将在本会议室开会，有口译服务。

下午1时20分散会。

-- -- -- -- --